



镰族

◎张玉虎

镰刀是一种切割工具,是农民收获庄稼的主要器具,也是农家最常用的农具。种地的庄户人家,谁家没有几把镰刀。割麦子割谷子要用镰刀,割玉米割高粱要用镰刀,给家里饲养的牛马猪羊割草也要用镰刀。镰刀是庄稼人使用最频繁的工具,勤快的庄稼人,在夏秋之际到田里劳动时,不管肩上扛的是铁锹大锄还是镢头,裤腰带上也不忘掖把镰刀,以便在田边堰头看到长得好的草时弯下腰来割两把捎回去喂羊喂牲口。身上携带一把镰刀,成了一些庄稼人的习惯,甚至出门赶庙会走亲戚也在腰里别上或手里提上一把镰刀,好象没有一把镰刀相伴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在

舒服似的。

镰刀在农家众多的农具中是对刃头的锋利程度要求最高的一种,刃头锋利不锋利,人们的口语称作“快不快”。镰刀磨得“快”了,收获时既省力又出活,如果使用一把不“快”的镰刀出去干活,使上半天劲也做不了多少营生,那才叫个憋气。为了在出工前使镰刀保持锋利,农家的院里往往都摆着两块磨石,专为磨镰之用。一块粗的,一块细的;粗的“杀铁”,细的“养刃”。磨镰时,要先在“杀铁”的这一块上大力度地把镰刃磨出来,然后再到“养刃”的这一块上轻轻地慢慢地精磨,使镰刀保持平整光滑锋利。磨镰是一种技术,甚至是一门学问,刚入道的人是磨不好的,有些人甚至种了一辈子地也磨不好镰,不是崩下豁口,就是磨得卷了刃。所以很多人下地前还得请人给磨镰。磨镰虽然需要用一些时间,但是磨快镰刀能提高效率,人们都清楚这个道理,都愿意在磨镰上下一些功夫,不怕耽误了干活。“磨镰伐锯不误工”是句俗语,也是农家的口头禅。

农家的镰刀多,是因为不同品类的庄稼,收割时对镰刀也有不同的要求,不能一把镰刀通吃,所以就得根据自己田

里的庄稼品种,置备不同品种不同式样的镰刀。镰刀由于用途的不同,其形状也不同,就笔者所知,大致有这样几种:

库 镰

所谓库镰,是说在镰刀的右端有一个安装镰柄的圆孔,铁匠把所打造的农具的安柄的孔洞称为库子。库镰是最普通的镰,收秋时多用库镰,因秋庄稼秸秆都比较粗壮,所以库镰都打制的非常结实,镰柄也都弯度大且长。便于人们左臂揽住高秆作物的茎,右臂持镰能探到其根部。人们割草时一般也使用库镰。收秋庄稼的库镰,对结实度要求高,对刃头的要求相对较低,特别是割谷子,就不用磨镰。因为谷草也很值钱,人们割谷时要求尽量不留茬,往往就地皮忽拉,而且谷子的根部也很脆弱,容易截断,不需要用太快的镰,还有就是用快镰割谷容易崩刃毁镰,磨了也白磨。深秋里割黄豆是最费镰刀的活儿,因为黄豆的根长得又粗又壮,而且还有点儿木质化,用钝镰刀割不动,用快镰刀又容易崩刃,很是叫人头疼。说起那时割黄豆还有更叫人头疼的事,就是割黄豆一定要在有露水甚至有霜的早晨割,因为黄豆的豆荚成熟后容易爆开把

豆子抖出来，如果太阳高了以后割则更为严重，早晨有霜或露水浸润，豆荚疲软，要相对好点儿。但却苦了两只手，落尽叶子的豆秸和豆荚的尖尖本就扎得手疼，再加上寒霜的侵袭，那罪才叫个难受。不过，对没有受过苦的人来说，也只是笑谈而已。



钉 镰

钉镰也叫割麦子镰，钉镰没有库子，未装柄以前只是一个狭长的展铁片子，在铁片的右端打两个眼，安装时在镰柄头上的相应位置也打两个眼，用长铆钉铆住就行了。钉镰单薄轻便，相对省力，人们割麦子时多用这种镰刀。割麦子要求镰刀快，越快越省力，但麦子秆细株密，很费镰刃，往往干不了半晌镰刀就钝了，费力不出活。有经验的人出工时往往带两把镰刀。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集体劳动时，上工一窝蜂，百十号人排在一块田里割麦子，队里就用毛驴车拉上几块磨石派几个人在田头专门磨镰。

割麦子是“大活”，是农民一年里最紧张最苦重的活儿，太原地区的农村有句俗语，“男人割了麦子，婆姨坐了月子”，就把其中的苦累说尽了。作为农民，没有一把称手锋利的好钉镰怎么过麦夏呢！割麦子不光苦重，而且也有许多的技术讲究，不光右手挥镰出力，左手拿麦则更为辛苦。集体化割麦子时，一般是三人一组割十垄麦。中间的一个叫拉垄子的，割三垄，但得负责打腰儿：割一把麦子，左手把住麦穗一拧，右手把麦秆分成两绺往地下一铺，一个捆麦子的腰儿就成了。如果是熟手，这一切都是在镰刀

不离手的情况下几秒钟之内完成的，就象变戏法一样。右边的一个割四垄，光管割麦就行。左边的一个殿后也割三垄，但得负责打捆，打捆也是技术活儿。1967年我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第一年割麦时，不会打腰儿不会捆，只能割四垄，负责拉垄子一位十分交好的邻居大爷，是一个种田高手，大概是看见我“孺子可教”，平时在人前金口难开的他对我格外开恩，曾细心地一边示范一边口传给我好多割麦的要领：一是割麦时两肘要回收，不能抬得太高，抬得太高费体力，容易过早疲劳；二是步法要对，两脚不能乱迈，右脚支撑，左脚牵引，该横迈的时候横迈，该前进的时候前进，要不然“两脚乱扑腾，只是白费工”；三是手法要对，右手挥镰下去，一镰割尺五（1尺=33.3cm）左右的长度，不能太远，太远了费力，左手也把不住。割四垄麦子，从右往左平扫。左手把麦子，第一镰握在虎口内，第二镰夹在中指与食指之间，第三镰夹在食指与无名指之间，第四镰夹在无名指与小指之间，最后用镰刀托住放在麦铺上……您看了这些，能说传统的农耕不是文化吗？能说传统农民没文化吗？能说种庄稼不是学问吗？现在的农民好了，不用学这些了。收麦子时都是联合收割机，自己只管拿上口袋在田头等着就行了。割麦子成了前朝往事，无怪乎当年曾十分锋利的钉镰也锈迹斑斑了。当年教我割麦的那位伯伯已然作古，在泉下的他大概不知，他当年教给我的割麦真经，现在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割韭菜镰

割韭菜镰是镰族中的小妹妹，也

是镰族诸多兄妹中的玲珑角儿。其他的镰刀都得装一个长长的木柄，割韭菜镰却只需要一个短短的小木把儿就行了，因为它自己就带着一条长长的铁“辫子”。其他的镰刀镰刃与镰柄基本都是平行的，割韭菜镰的镰刃明显是向下倾斜的；这都是由它的“专业分工”所决定的，割韭菜时人们需要入地深点儿，连根割上一截儿。用普通的镰刀做不到，于是人们就发明了这种专门的割韭菜的镰刀。与其他镰相比这种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专司一职，其他地方用不上。割韭菜的镰刀小巧玲珑，割韭菜也是农民眼里的轻省活计，在庄稼人眼里，割韭菜那活儿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于是人们一说割韭菜，就有轻视的意思。比如一些人正在干着一项难度较大的活儿，而另一个明明大家都知道干不了的人也想插进来干时，人们就会阻止他说，你快到阴凉地里割韭菜去吧。

锯 镰



锯镰是南方农民割稻子的农具，据说是一种越用越锋利的刀具。传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在吴国为将时为提高生产力以保证军需而发明的。锯镰在太原地区很少见，这件是我在清徐一个废弃的老院子里捡到的，问过村里的许多人都不知叫什么，不知做什么用。后来还是我上网查询，才多少知道了一星半点。把照片贴在这里，说明我们太原地区也有这种东西，太原的农民也曾经引进或使用过锯镰。锯镰的主人应该是一个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开拓者，只不过他所引进的东西没有推广开来罢了。